

您的位置：比较政治研究网>实证分析

西欧中左翼政党与工会关系的变迁

作者：高奇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8月29日

## 结盟与解盟：西欧中左翼政党与工会关系的变迁

高奇琦

来源：2012年0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内容提要：中左翼政党与工会关系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赢得选民党执政的唯一路径。

在《政党系统与选民结盟》一书中，美国学者西蒙·李普赛特和斯坦·罗坎提出了政党—社会结盟论。两位学者描述了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宗教、土地与工业、雇主与工人等四组社会分野，并认为在这会分野的基础上，选民会选择与能反映其利益的政党结成较为稳定的联盟。这种结盟模式清晰地反映在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上。工会的早期活动主要采取体制外的社会抗议策略，力图通过罢工和游行这种柔抗的方式来传递其意愿。随着工人阶级逐步实现选举权，工会的斗争策略逐渐转向体制外抗议和体制内两种路径并用的策略。体制内表达最先出现的形式是工人代表参与议员选举。当工人代表在实现议会代表突破后发现，仅仅是议会中的少数议席也是无法有效影响政策的，所以自行组党或与左翼政党结盟便成影响政治的主要路径。

### 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模式

西方国家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组织的传统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同盟模式、准同盟模式和临时同盟式。同盟模式（共生模式），是指左翼政党与工会组织关系非常密切，体现在政党与工会组织的干部交职、工会会员也往往是左翼政党的基层党员、工会捐助在左翼政党财政中占绝对比重等方面。20世纪90前的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等与工会的关系属于这一类。准同盟模式（协作模式），是指左翼政党与工关系比较密切，但在人事和财政上相互保留一定的独立性。在出现某些可能合作的议题后，政党与工会行具体协调。法国社会党是典型的代表。临时同盟模式（合作模式），是指双方关系比较平等和独立，在特定时期或特定议题上才会形成结盟关系，譬如美国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

美国学者斯科特·弗拉纳根和罗塞尔·达尔顿在1984年的《政党与压力：发达工业社会的再结盟与盟》一文中指出，结盟理论已经受到西方政治社会变迁的巨大挑战。两种新的政党与社会模式正在西方中出现：一种是再结盟模式，即政党和选民群体互相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另一种是解盟模式，即选民可再与固定的政党结盟，而是观察政党的具体政策，视政策（而非政党）进行投票。

基于此，弗拉纳根和达尔顿认为，两个新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出现：一是一些传统的碎片

分野，如地区和种族冲突，在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重新兴起；二是一些指涉生活质量的、经济性的分野，如环境保护、核危险、性别平等、消费者权益等，在西方社会中也在彰显。同时，这些新化都在重塑着结盟关系。与再结盟同时出现的是一种解盟趋势，其暗示政党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在下降。从传统功能上讲，政党的价值在于将民众意愿整合后输入政治，然后通过执政输出决策，但目发展是利益集团可以跨过政党直接对政府进行游说，而且这种利益实现可以不受执政与否的限制。因此解盟的过程中，两个因素的作用最为明显：一是大众媒体和利益集团取代了传统政党组织的动员功能，政府自主性的增强减弱了政党的政治输出功能。这里，解盟的趋势在美国最为显著，同时，在英国、荷兰、挪威的那维亚半岛国家也有明显的表现。

## 再结盟与解盟

就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而言，再结盟和解盟理论有着重要的寓意。两种模式都意味着中左翼政工会的结盟模式会动摇甚至瓦解。再结盟理论暗示双方可能会选择新的合作伙伴，而解盟理论则喻指双能都不再与固定的伙伴结盟。在此，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为例来说明这种同盟关系的变迁。

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接近保守党，这削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凝聚力。越来越多的工人抛弃党，甚至在那些半熟练工人、不熟练工人和工会会员中，工党也不再享有多数的拥护。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的发展“企业社会”和创立“民众资本主义”等政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削弱了工党会基础。1994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建设“新工党”的口号，内容之一便是改变工党的工人阶级性，打造“跨越阶级”的全民政党。为此，工党采取一系列弱化与工会联系的措施，如减少工会在党内票权比例、大力发展个人党员、积极吸收社会捐款、向企业界靠拢等。这种共生关系的弱化在布朗执政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整体来看，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共生关系在显著弱化。2010年工党下野。新工党领袖德·米利班德虽然在工会支持下获得了党魁地位，但明确表示不会支持更多的罢工运动。2012年2月，英国的工会组织联合工会的领导人迈克拉斯基号召工人在伦敦奥运会期间掀起日以继夜的大罢工，遂遭到严厉的批评。

在德国，社民党与工会的冲突主要出现在施罗德执政之后。2003年，施罗德称将在不与其他团体（工会）协商的情况下实施必要的改革。对此，工会指责他们的社民党总理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施罗德在议会宣布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的“2010规划”方案之后，德国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多次游行示威，工会主席佐默尔也称，工会联合会在下次大选中将不再支持社民党。此时，再结盟和解盟的情况已经在双系中同时出现。如冶金工业工会和服务业工会已经开始寻求联盟党的支持，成为再结盟的主要动向。而有的工会理论家声称，“工会应立足于政党政治中间，不对任何政党负有义务，它必须为了自己成员的利和所有政党接触以实现他们的政治要求”，则成为解盟的征兆。尽管施罗德在2005年大选后淡出政坛，由于2005年后大联盟政府由社民党和联盟党组成，所以施罗德的政策仍在继续。2010年，德国社民党大败，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纪录。约有280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主要是工人）绝给社民党投票，这是社民党与工人运动解盟的代价。此外，还有200多万人选择投票给其他政党（包括绿党、自民党和联盟党），这演变为再结盟的信号。

## 社会结构变迁与再结盟形态

中左翼政党与工会关系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赢得选民是政党的唯一路径。所以，为赢得选举，中左翼政党纷纷将新中间阶层作为其新的社会基础。应该说，应对这变化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党手中。而工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左翼政党背叛行为的牺牲品。再结盟和解盟都主要会应对左翼政党背叛行为的策略性结果。再结盟是工会希望以背叛行为唤起左翼政党对它的重新重视，解盟同样是工会希望以一种骑墙或游离的状态，意在让左翼政党感受即时合作模式的缺陷。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的定位和行为都比较尴尬和困窘。